

科普文学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教授”生涯》,这个带引号的教授,就是我的诨名。其实,这只是我成年后的一个诨名。而在未成年前,我还有个诨名一直羞于启齿,借助这篇文章算是第一次对社会公开。

小时候,因为生活艰苦,发育不良,我的个头长不高。家族里有几个姐姐常拿我“开涮”,只要我一路过,她们就像见了“宝物”,兴奋地大声喊叫:“八矮子”,你个‘矮打滚儿’,个子恁点儿高,将来哪门‘讨’得到婆娘哦!”叫我“八矮子”,是因为我出生在农历八月间。大多数情况下,我会在姐姐们的哄笑中,如老鼠一般快速逃离。逗我,嘲谑我,喊我“矮打滚儿”,成了姐姐们的一件乐事,但这恰恰成了我童年时期的一件伤心事,甚至是心病。说形象点,小学毕业前,我身高没有超过1.4米,初中毕业时身高也没有增加多少。

“矮打滚儿”一词,留给我耿耿于怀的印记,也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和奋斗的动力。在汉语中,“矮”最早见于秦代小篆,本义是身材短。《说文解字》载:“矮,短人也。”后引申为低、不高的、等级地位低、卑下的等义。现代汉语对“矮”的基本释义有三:一是身材短。例如,矮个儿、个头儿不矮。二是高度小的。例如,矮墙、矮凳儿。三是级别、地位低。例如,他在学校里比我矮两级。在“矮打滚儿”这个具体语境中,取的是“身材短”的意思。

在川东,有这样一个谜语:“妇科一半靠中

趣说诨名

黎均平

医”——打一。这个谜语开始很让人费解,后来细细一悟,还真是有趣。你看,“妇科一半”,指“妇”字和“科”字的一半:女、禾。中医,“医”字中间是“矢”字。“妇科一半靠中医”,就是“禾”字和“女”字靠着“矢”字,就是“矮”字。谜底揭开了,“矮”还“矮”得比较有“文艺范儿”。

与“矮打滚儿”意蕴相近的词或词组主要有这么几个:矮矮儿、矮矮娃、矮打杆、矮冬瓜、矮哆哆、矮墩墩、矮趴趴、矮爬矮爬。“矮打滚儿”有时

也写作“矮打鬼儿”,其中的“鬼”同“诡”,取机灵、活泛之意。比如,有俗语:“人矮三尺必鬼。”意思是:比平常人矮一些的人一般都很活泼,鬼点子多,能办事。在这里是褒义词,表示人总是会有某些优势的。

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矮打滚儿”生动、形象、传神,有想象空间和韵律感。“矮打滚儿”,妙就妙在“矮”与“打滚儿”的结合上——身材矮重心低,行动灵敏,接地气,做起事来虎虎生风,若真打起滚儿来恐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这也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矮打滚儿”,多含贬义,但若突破歧视、傲慢、偏见,何尝不可贬词褒用,由语言软暴力到引发心理暗示、心理激励,进而再转化成为扬长补短、发奋图强的精神动力呢。

受了刺激,倍加努力。曾被“贬”为“矮打滚儿”的我,少时读书成绩一直优秀,一边发奋锻炼身体,一边发奋拼搏进取。后来呢……后来,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身心都不矮。”当然,时代进步了,社会发展了,生活改善了,营养跟上了,都是重要原因。如今,“矮打滚儿”一词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濒临“灭绝”,只是在年纪较长者的记忆里存续着。

“人生是一面镜子,我们梦寐以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中辨认出自己。”我感谢生活的馈赠,感谢“矮打滚儿”的诨名,感谢我从辨认出了自己。

“我的每一个诨名,都是我人生的重要财富和成长标记。”在心底,我反复对自己这样说。



春之渠溪

周志豪

晨吟

云波斜影澹烟起,疑似青青出画中。
漫水回舟春日浅,谁知万物本相同。

寻花

春风自有群花谱,满眼芳菲次第香。
尤爱渠溪相映照,云流直许泛清光。

桃花辞

晖晖晴日照田家,澹澹波光浸彩霞。
借与东风红满地,青天无恙见桃花。

李花咏

三月渠溪扬李雪,芳随飞絮到农家。
小儿掐得冰枝去,插向云瓶种李花。

梨花白(外二首)

江琳

梨花开在三月
白了田埂
白了山坡
白了故乡的院落
一簇簇白,追赶一团团白
熏醉了蜂蝶,喧闹了枝头
白得耀眼、白得明媚
一树树白渲染一树树白
抢占九分春色
白得芬芳、白得纯净
铺天盖地的白
一次次让故乡的春天沦陷
一季季覆满了母亲的额头

李树

李树弯弯曲曲
像阿婆矮小佝偻的身躯
阿婆没有生育
李树是她一个孩子
谁敢摘一朵李花
她会冲上去护犊
一朵李花会结一个李果
大大小小又酸又甜的李果
牵引树下多少馋童的目光
而我常被阿婆一颗颗幸运地砸中
阿婆没有一直护住李树
她睡在几里外的山坡
李树弯弯曲曲
逢年结几个谁也不再稀罕的野果

果园·花园

这也叫果园
不是你眼中美丽的果园
就在老屋背后的小院
有几种品种各异的梨
一棵白得和梨花像双胞胎的李
一棵壮得能托起几人的桃
骄傲的香蕉总是高高在上
谁让那青瓣能嚼出甜腻掉牙的果肉
葡萄藤挂在角落吊着几粒紫红的浆
虫子蚂蚁最先伸出了触角
蜜蜂嗅着甜味四处奔波
蝴蝶忙得不知先把谁光顾
因为有遍地不高傲的野花恭候
紫罗兰吐一地黑籽扩张领土
犀牛探出了长长的胡须
扁竹根羞怯躲在一簇竹丛
是果园还是花园
乱糟糟的各各各的
是父亲闲暇热爱的耕种
是孩子寄存童年的乐土

内心在于丰富

张艺

“叹息等于自杀,自卑等于死亡,只有努力才等于活着。”这是一位朋友写给自己的箴言,我用一个本子把它记录下来,并用散步的时间去体会。

朋友说生活原本无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能为无聊的生活增加一点乐趣和动力。

我们的乐趣与动力是什么?

那日我在铁中的后门散步,这里曾是电影《少年的你》拍摄地,阳光从黄葛树叶缝里透出来,琐碎地洒向大地,大地因此变得斑斓,有两个背着双肩包,穿着白色长裙的少女正摆着姿势在此地打卡拍照,阳光照在她们白净的脸蛋上,显得是那么青春和朝气。

年轻真好!但很多事情我们年轻的时候不曾懂得。

当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而随着岁月的流淌,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恒久绵长,那就是去丰盈我们的内心。

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态度,也有不同的生活情调。童年的底色是外婆家的小院,门前弯弯的铁轨,还有指示灯亮起时从远处驶来的绿皮火车,指示灯的颜色会告诉我还是慢车。朋友的童年是伴着煤油灯度过的,有母亲在煤油灯下的缝缝补补,有冬天放学晚归时,伙伴们在教室门口耐心等待,然后举着火把相拥回家,那时的兄弟情谊,弥足珍贵。更有在起雾的时候,在白雾茫茫中寻找牛粪,会因拾得一摊牛粪而欢喜雀跃,因为拾得牛粪就是获得了农家肥,就像得到了宝藏。更有在割猪草时,把战场选择在生产队的甘蔗林,并把它想象成青纱帐,那是比电影里更奇幻的青纱帐呀!

童年的生活越纯粹,长大的日子就会越接近生活本来的色调,那就是简单与朴素。

朋友家门前的竹林,因修建高速公路给铲掉了,取而代之留给他的回味,是父亲带来的竹扇,随着竹扇的轻轻摇动,想象那是来自竹林清爽的风。就像外婆家的小院与平房,早已被拆掉,换成了宽宽的水泥路,留给我的记忆只有后院里曾经盛开过的红红的山茶花,以及夏日夜晚外婆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我讲“熊家婆”的故事,没有读多少书的她,翻来覆去也只会这一个故事,当然外婆也用这个故事来恐吓我,比如不认真吃饭,晚上“熊家婆”就会从窗户外面悄悄爬进来,吃我的脚趾,以至于我每晚睡觉前要先检查窗户是否关好,早晨醒来要看自己的十个脚趾是否完好,那时我最怕的便是“熊家婆”,殊不知故事里包含着外婆对我的爱。

天天行走,今生今世,无论如何,我也走不出情真的故土,走不出季节那扇门。往事如烟,曾经流逝的童年时光随炊烟袅袅而去,乡恋其实就是夏日,火热成为了季节的欢声笑语,往事如烟在青灯白日里铺开。

往事如烟中,突然幻出了母亲蒙眬的眼睛,我知道那就是故土山城的梦境。华灯初上,夜夜有璀璨的眸子贴着脸庞,我柔柔的脚步走过都市,然后走进人生,再回首,却被母亲的目光再度牵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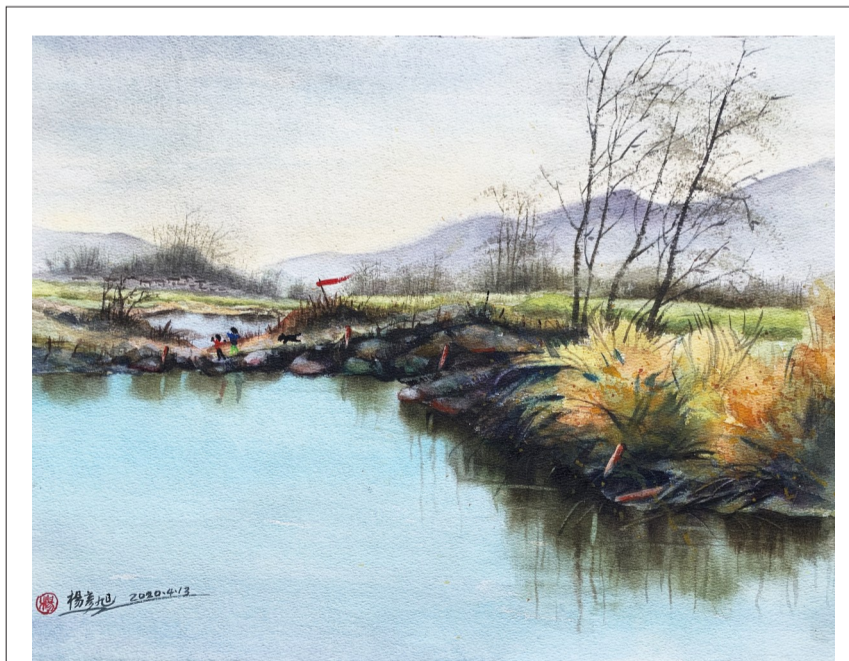
夏天是这往事吗,那年母亲帮我背上行囊,恰恰是在火热的夏日,我来到山城,长成了坚定的花蕾。乡恋是一个季节,更是一条人生的长河,在祖祖辈辈深切的目光里,河水依然如故,故乡会是永远的真情,宛若那初恋的情人,啊,我会是你每晚临窗的星星。

五彩的灯洗亮夜的眼睛,我的往事会写出挚真的诗句,如烟般不会消失,那些寂静的世界,请听我飘落的回忆。

外婆去世后,和她的相聚只能在梦里,或在清明时节的雨纷纷里。我们都好想留住曾经的岁月,留住岁月里纯净的光,却怎么也留不住!就像朋友他无法阻挡老家砖房上长出的青苔,无法阻挡父亲脸上长出的老年斑,就像我们无法阻挡年迈老人终究离去一样。

不知何故,写作至此,酸楚盈心。

也许再次回到家乡,我们谈论的不是家乡新添的砖瓦草木,而是曾走过这里,生活在这里,又会一直躺在这里的人,或者说躺在这里的人将已完成的人生用另一种静音模式在倾诉。



《家乡的水塘》(水彩)。作者 杨彦旭

往事如烟

陈显涪

人流永远弯弯曲曲,往事永远飘忽云天,如烟的永远是四季,夏天不过是故乡美丽的躬行。她低垂着阳光下的柳树,季节那灵巧的手,举杯问李白,先生仙逝后,夏天的美酒是不是应该火热,变化成白色、黄色、红色。那季节的色彩和这往事相比,不会化成轻烟一缕。我在山城夏日的酒吧,小酒盅酌,情真意切,夏天的酒圈定了一个狭小的世界,不羁的灵魂在甄选豪杰。

我的瞳孔揉进了夏天的火热,艳阳总是在头顶扬起晴朗的帆,那桅杆,是母亲的手臂。山城的风为我解开了船缆,我对母亲的思念在川江号子

中前行,追逐那只在心中停泊了几十年的小船。往事在夏日里集聚成悠然恬静的炊烟,循着长江的浪潮而来,循着古老的季节而来,循着夏天之诗页降临甘甜的相思,那是涉过了忘川之海的游子,在山城里的风雨征程。

夏天的思潮是滚滚滔滔的大海,往事不会在夏日里神圣,更不会在夏天让思路变得斑斓。我一次次从梦中站立起来,看社会上的金戈铁马,看人生中的地久天长,夏天在我眼中是一条潺潺潺潺的河流,请你划来一条小船,为我留住载满星光的永恒。